

赖少其：鲜为人知的话剧创作

□温跃渊

都知道赖少其是艺术大师，但他在六七十年前曾创作了一部话剧，在南京上演并引起轰动，则鲜为人知了。

1941年1月的“皖南事变”中，赖少其不幸被捕。在上饶集中营与冯雪峰关在一起。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冯雪峰在上海与鲁迅并肩战斗，成立了“左联”，冯任“左联”的党团书记。冯雪峰还是参加“长征”的唯一的著名作家。冯雪峰是在家乡浙江金华被捕的，未暴露身份，是党在集中营的负责人。一次监狱出墙报时，赖少其创作了刊头画《高飞》，冯雪峰还配了诗。因为这幅画，赖少其引起了敌人的注意，说他这幅画是煽动暴动！敌人把他送到茅家岭监狱站“铁刺笼”。刺笼内有4根大柱，8根小柱，柱上绕有带刺铁丝，人只能直挺挺地站着，稍一转身就会被四周的铁刺刺伤。敌人对赖少其的处罚更为残忍：将他反缚着吊在铁刺笼内。据解放后上饶集中营纪念馆统计，在22位站过铁刺笼的革命志士中，赖少其是唯一遭吊铁刺笼酷刑的。这期间，监狱的剧团要演出，赖少其是画演出布景的“台柱子”，于是敌人就把他放出来画布景，并秘密决定待演出结束后将

赖少其杀害。冯雪峰和监狱秘密党支部得知敌人的阴谋后，决定利用演出期间，帮助赖少其和邵宇一起越狱。因为邵宇是东北人，身强力壮，只有他俩一起出逃，才有可能成功。后来历尽千难万险，赖少其终于又回到新四军的怀抱。

赖少其为了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都受到教育，便于新中国成立后，即创作完成这部话剧剧本《庄严与丑恶》。赖少其在狱中的难友冯雪峰于1950年4月14日给这部剧作写了很长的热情洋溢的序言，其中写道：“……作者那么有力地感染给我们的，正是庄严不可侵犯的政治信仰和庄严崇高的共产党员的人性！这就是通过全剧才有着吸住人的力量的所在。”冯雪峰后来一直受到不公正的待遇。在他病中，赖少其与夫人曾7次去探望与慰问。“四人帮”粉碎后，冯雪峰的冤情得以昭雪。1986年3月，赖少其写了一篇《战斗、友谊与诗——悼念冯雪峰逝世10周年》，作为献给冯雪峰的一个花环。

1954年，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将《庄严与丑恶》再版时更名为《集中营里的斗争》。

少年时代在故乡，对书籍很是饥渴。一次我借了

一本回忆《上饶集中营》的厚书。应该说，这不是少儿读物，但我那时，抱到什么书都啃。其中读到赖少其的《站铁笼的一天》，印象极为深刻。

我现在保存的，就是1954版的《集中营里的斗争》。出于对赖老的敬重，这本书我一直保管得很好，周周正正的，干干净净的。

在我的藏书中，我曾为鲁彦周的电影剧本《凤凰之歌》、刘克的小说集《央金》、乔浮沉1950年的报告文学《海上风暴》单行本配齐过。我还为六安叶集的“台静农纪念馆”捐赠过台静农1926年编印的《关于鲁迅及其著作》一书，这本书如今成了这个馆的“镇馆之宝”。

但不知怎地，赖少其的这部剧作我却一直没有送给他。他与我的办公室都同在安徽文联的二楼啊，几步路的事啊。有时一想起此事就觉得有些遗憾。前几年参观赖少其纪念馆，看到展柜里《集中营里的斗争》只是一张封面的复印件，我就想，让我这本保存多年的《集中营里的斗争》能实实在在地放在赖少其纪念馆里，让人们了解到，这位大师不仅在艺术上有很深的造诣，在戏剧文学上也曾有重要的建树。

老屋

□吴欢

中秋回家，弟弟忽然说枣熟的季节，老屋的枣也该熟了。我俩一个眼神默契的一碰，异口同声地对母亲说：“妈，我们去老屋打枣子吃。”母亲叹了口气说，老屋的枣树估计死了。但还是点了点头允许我们去了。

老屋在离我们现在的房子1公里左右的老村里，那里填满了回忆。老屋是爷爷手里盖的瓦房，一片一片瓦堆起来一个房顶，阴面长满了青苔，阳面的瓦面因为常年暴晒有点泛白。下雨的时候，雨滴从瓦槽滚落下来，是书上写的那种淅淅沥沥的雨声，而不是水泥顶上落下来那种哗啦啦的声音。

老屋被院子分成两段，前院中间有天井，天井一侧有两个房间，一间爷爷奶奶和我住，另一间爸爸妈妈和弟弟住，另一侧是一大间，一家人吃饭的地方及堆放粮食。后院简单了些，是敞开的，一边是厨房，另一半是羊圈，村里人都爱养羊，一是羊相对干净好喂养，二是养只母羊可以产羊奶供一家人喝，那时候，羊奶和鸡蛋是农村人最得意的天然营养品。

要说我和弟弟最喜欢的是院子，院子里有棵枣树，枣花开的时候香喷喷，而枣熟的季节最让人期待。爸爸每次都说等熟了他用钩子钩，我和弟弟总忍不住，等爸妈不在家，让爷爷奶奶在门外盯梢，我在树底下拿一个盆等着，弟弟爬上树拽着个枝丫一摇，只听见唧唧唧，枣雨下来了，我边捡枣子边笑边吃边鼓着嘴说好吃，爷爷奶奶打趣我们是两只馋嘴猴。

后来生活越来越好，家里买了新的宅基地，盖了新的房子。举家同庆搬了过去，刚开始偶尔还回老屋看看，零零散散地搬点还派得上用场的东西，后来东西搬得差不多了，就没再回去过。

如今再次打开老屋门上的锁，推开门的一刹那尘土扑面而来，蜘蛛网挂满了角落，木头梁子散发着潮湿的霉味。往后走，院子里杂草丛生，枣树没人经管，果真树干已经枯掉，只剩下根部发出的几枝叶，拼命地证明自己还没有完全死去。

一切变得很陌生，纵然每一个角落都充斥着回忆，可没了爷爷奶奶的回忆再多也不觉温存，老屋更加落寞了。挂上锁，默念一句再见，就让老屋安静地睡在回忆里吧。

多陪陪父亲吧

□杨方

父亲已经进入耄耋之年，记得父亲退休后那些年，因为退休金总不能按时发放，加之八十高龄的祖父、祖母都还健在，因此父亲觉得生活的重担尚不能放下，于是在家闲不住又在外边找了个事做，星期天才能回来。而我陪在父母身边的日子总是不多。惭愧之余，又想起童年以及童年时眼里的父亲。

那时我们在老家，父亲远在甘肃有一份拿薪水的工作，每年中秋节才能回来。我因此常常盼着中秋节吃月饼的日子。虽说吃月饼的日子年年都有，可父亲的探亲假却短而又短。我常常傻想，为什么每年只有一个中秋节呢？常常收完了秋天的庄稼后种上麦子，父亲也就该走了。这时候树上的叶子开始渐渐泛黄，有的已经悄悄地落了，远处吹来更凉的风，我似乎还有话没对父亲讲，但又常沉默着。只要父亲说该准备动身了，我就开始如生病了一样吃不下饭，话也懒得说几句。更多的是躲在一旁听大人们讲一些令我更加难受的话，诸如明天要乘坐几点的客车到北京，然后从北京要倒哪趟火车，要坐几天几夜火车才能到。父亲临出门时，祖父躺在炕上默不作声，那份不舍沉沉的。

每年的秋收忙过，我和母亲都照例要到十几

里以外的西柳车站送父亲。在车站等车像是要开刀问斩的感觉一样，远远地看到一辆红白相间的客车向这边驶过来，我的心便会提到嗓子眼，车到眼前一看不是，心里便暗暗高兴，而且希望下一趟车也一样。这时候父亲总要从口袋里摸出两三毛钱塞给我，并叮嘱几句叫我好好念书的话，而此时我难过得已说不出话，眼泪噙满眼眶，看不清眼前的一切。其实，送走父亲，我照例要逃几天学才安心，而母亲多半也不会责骂。哎！这样送父亲上车的感受不知有过多少次，对于我每次都是忧伤的考验和折磨。

一转眼三十多年都过去了，如今我们全家虽然对中秋节已不像从前那样向往，但大家聚在一起的日子也并不多。弟弟整天在外面瞎忙，难得回来一次，现在，年迈的父亲患上帕金森症，需要人照顾，幸而妈妈身体还硬朗，尚不需要我们每天守在身边。工作一忙，总是懒得回家看望老人，想想小时候，我是那么依恋父亲，那么舍不得父亲去甘肃上班，曾经那种“忧伤的考验和折磨”如今怎么就没有了呢？有一种记忆可以很久，有一种感觉可以更长，父爱可以如山可以如海，而做晚辈的我们却不能以等量的爱予以回报，那么就趁父亲还健在的时候，多陪陪父亲吧。

挖山芋

□疏泽民

寒露刚过，地里的芋藤便日渐苍翠，庄稼人知道，躺在土层里酣睡的山芋已停止了长膘，只待一把锄头将其唤醒召回家了。

挖山芋一般选择晴好的日子，土壤干湿度适宜，脚踩不起泥。队长的大喇叭一喊，庄稼人蚂蚁般从各自巢穴中钻出来，握镰刀、荷锄头、挑箩筐，不约而同地向后山铺满芋藤的梯田里汇合。

妇女先动手，弯腰弓身，割去满地攀爬的芋藤，裸露出赤条条的地垄。汉子们紧跟其后，高举锄头，“噗”地一声，锄头钻进土层，用力一拉，一只浅褐色肥胖的山芋便跳了出来。继续向前开挖，山芋应声而起，光着身子，沉着翻开的地垄排列，远远望去，就像刚出土的兵马俑，列着方阵，在秋阳里供人检阅。

庄稼人视山芋为自己的孩子，开挖时格外小心。锄头沿着地垄两侧的地沟左右开弓，高举轻落，连垄底土层一道翻起，相当于垫被盖被一起掀，这样挖出来的山芋能保持完整。但也有例外，譬如有的山芋调皮，睡在地沟的土层下，稍不留意，就让山芋破了相，创口流出白色的汁液，沾满泥土，实在有些心痛。

妇女们割完芋藤，便拖着箩筐拣山芋。双手如铰刀，铰去藤茬、毛根，搓去泥土。一只只山芋，如刚出壳的小鸡，叽叽喳喳地往筐里跳。女人也如小鸡，叽叽喳喳地议论着什么，满脸都是丰收的喜悦。

箩筐满了，会计走过来，用大秤称重，记在本子上。待挖出来的山芋全部入筐、记账，队长便吹响集合哨。大家围拢过来，按劳动力工分和每户人口数，称重分配。分得山芋的汉子抑制不住心头的欣喜，挑着沉甸甸的山芋，脚下生风，有说有笑地往家赶。

秋收农忙，娃娃们也没有闲着，跟在大人后面，帮着捡山芋。说是帮忙，其实是看中了水灵、脆甜的山芋，趁大人不注意，偷偷拿起一只，在裤子上擦了擦，就嘎嘎地啃起来。大人们心知肚明，人勤地不懒，天佑好年成，满地的山芋，就由着这些小馋猫们一饱口福吧。

在这群小馋猫当中，就有我的身影。但我并不满足于不劳而获，我喜欢到翻挖后的山芋地里淘金。拿一把锄头，将翻挖后的空地再挖一遍，往往会有小小的惊喜。那些埋在土里漏挖或漏捡的山芋，成为我一脸汗水的回报。淘来的山芋，个头虽不大，有的还带有破口，但在我的眼里，它们都是我劳动的收获，是我的心肝宝贝。

挖山芋，是秋末冬初最令人兴奋的农事。山芋回家，娃娃们就有了可供充饥的零食；山芋入窖，漫长的冬天就有了可供果腹的食粮。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挖山芋可算得上一件盛事了。